

# 试论极端组织暴力“圣战”中的 女性角色<sup>\*</sup>

刘中民 李明波

**[内容提要]** 伴随着极端组织意识形态和战略、策略的变化,女性在极端组织暴力“圣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女性担任着“圣战”者的母亲或妻子、“圣战”思想的传播者、“圣战”行动的后勤协助者、“圣战”分子的招募者、“圣战”行动的策划者和实施者等多重身份。遏制女性极端化,同时发挥女性在去极端化工作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遏制女性极端化的重点包括揭穿和批判极端组织性别叙事的极端主义本质、切断极端组织对女性进行招募的社交媒体、为从事女性去极端化工作的专业人员提供培训等。在去极端化工作中,女性可以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两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 女性 极端组织 暴力“圣战” 去极端化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20.06.020

## 一、引论

在通常的理解中,极端组织全球暴力“圣战”运动的领导者、策划者和实施者主要是男性,女性在“圣战”中的角色长期被忽视。但是,伴随极端组织意识形态和战略、策略的变化,女性在全球“圣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这一趋势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发展过程中尤为明显。2014年6月,“伊斯兰国”成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近万名女性前往或试图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该组织。2015年10月,美国智库“搜帆集团”

(Soufan Group)的报告指出,有来自86个国家的31000名外国“圣战”者参加了“伊斯兰国”,其中在来自西方国家的5000多名“圣战”分子中,有600多人为女性。<sup>①</sup>法国情报部门的数据显示,

<sup>\*</sup>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项目编号:16ZDA096)的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 Soufan Group, “Foreign Fighters: An Updated Assessment of the Flow of Foreign Fighters into Syria and Iraq”, <https://thesoufan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17/05/TSG-Foreign-Fighters-in-Syria-Final-with-cover-rebrand-031317.pdf>.

2014年加入“伊斯兰国”的法国“圣战”者中,女性的比例只有10%,但到了2016年,这一比例猛增到了40%。<sup>①</sup>据美国政府估计,每六个试图加入“伊斯兰国”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是女性,占比接近17%。<sup>②</sup>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去极端化国际研究中心”2018年6月发布的报告指出,根据该中心建立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的数据库,在其记录在案的41490名“圣战”分子中,有4761名女性,比例达到13%。根据中亚各国内政部公开的资料,2014—2015年,即“伊斯兰国”宣布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大约1000名中亚妇女加入其中。其中吉尔吉斯斯坦超过120人,哈萨克斯坦大约150人,乌兹别克斯坦至少500人,塔吉克斯坦超过200人。<sup>③</sup>这表明,女性参与极端组织暴力“圣战”活动的现象日益突出,并给全球反恐斗争和去极端化提出了新的课题。

目前,国外学术界对女性参与极端组织动机的解释基本上可以总结为两种观点。一为非理性选择论,其核心观点是女性加入极端组织并非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了极端组织欺骗、蛊惑甚至强迫。<sup>④</sup>二为理性选择论,认为女性加入暴力组织的原因包括寻求认同和保护、追求意识形态、践行左翼团体的女权主义或女性解放纲领、家庭关系影响,以及受贫穷、缺乏政治和经济机会等因素的影响。<sup>⑤</sup>

女性在极端组织暴力“圣战”中的角色和作用是有研究关注的另一主要问题。现有的研究多认为,女性参与“圣战”的人数有限,作用也相对有限。<sup>⑥</sup>另有研究认为,作为极端组织核心意识形态的“圣战萨拉菲主义”<sup>⑦</sup>强调女性地位低于男性,不主张女性参与“圣战”,是女性对“圣战”参与有限的主要原因。但现实并非完全如此,尽管大多数极端组织内部对于女性是否可以在“圣战”中担任战斗人员存在巨大争议,但“基地”组织、俄罗斯车臣的极端组织、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等极端组织,早就允许女性担任恐怖袭击执行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伊斯兰国”特别强调女性以战斗人员身份参与“圣战”的重要性,其理由是每个穆斯林都有义务与“乌玛”(穆斯林共同体)的敌人作战。

尽管国外学术界对女性参与极端组织暴力“圣战”活动的原因和作用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有的研究也存在与复杂现实严重不符的问题,但是,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超过国内。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女性参与极端组织暴力“圣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近乎空白的状态。

事实上,对女性参与极端组织暴力“圣战”的动因和角色问题进行探讨,对于拓展和深化关于极端主义和极端组织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 ① “Women’s Emergence as Terrorists in France Points to Shift in ISIS Gender Roles”, in *The New York Times*, Oct. 1, 2016.
- ② “Why Young American Women are Joining ISIS”, in *The Washington Post*, Nov. 17, 2015.
- ③ Uran Botobekov, “The Central Asian Women on the Frontline of Jihad”,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1/the-central-asian-women-on-the-frontline-of-jihad/>.
- ④ Ashley Binetti, “A New Frontier: Human Trafficking and ISIS’ Recruitment of Women from the West”, Georgetown Institute for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2015, <https://giwps.georgetown.edu/wp-content/uploads/2017/10/Human-Trafficking-and-ISIS-Recruitment-of-Women-from-the-West.pdf>.
- ⑤ Margaret Gonzalez-Perez, *Women and Terrorism: Female Activity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 Groups*, London: Routledge, 2008, p. 22; M. Loken and A. Zelenz, “Explaining Extremism: Western Women in Daesh”, i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 Iss. 1, 2018, pp. 45–68.
- ⑥ 有研究指出,1985—2006年间,女性实施了220多起自杀式袭击,约占全部自杀袭击的15%。参见K. Turner, “Femme Fatale: The Rise of Female Suicide Bombers”,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5/12/femme-fatale-the-rise-of-female-suicide-bombers/>。另有学者通过分析数据指出,1981—2007年间,妇女在所有自杀袭击中约占26%,参见Laura Joberg and Caron E Gentry, (eds.), *Women, Gender and Terrorism*,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1, p. 72.
- ⑦ “萨拉菲”(Salafi)在阿拉伯语中的原意为“祖先”“先辈”,萨拉菲派(Salafist)的基本含义为“尊古派”,是产生于中世纪的保守宗教派别,主张严格奉行《古兰经》和“圣训”,特别强调净化信仰、尊经崇圣,其典型代表人物是中世纪罕百里教法学派的伊本·泰米叶。近代以来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均深受萨拉菲派的影响,18世纪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派成为近代萨拉菲派的先驱。萨拉菲主义是一种非常多样和复杂的意识形态。当代萨拉菲派的具体表现形形色色,但并非所有的萨拉菲派都主张采取暴力恐怖行为建立伊斯兰国家。当代的萨拉菲主义大致可划分为传统萨拉菲主义、政治萨拉菲主义和圣战萨拉菲主义三大派别。传统萨拉菲主义强调恪守传统宗教信仰和宗教礼仪,主张远离政治,反对恐怖暴力行为。政治萨拉菲主义在强调宣教的同时,主张通过参政议政实现伊斯兰教法的统治,但反对暴力恐怖活动。圣战萨拉菲主义则主张通过发动“圣战”等暴力手段颠覆阿拉伯国家的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教法政权。参见包澄章《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菲主义》,载于《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6期;Roel Meijer, *Global Salafism: Islam’s New Religious Mov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客观认识女性在极端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女性有效开展反恐斗争和去极端化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 二、伊斯兰极端主义“圣战”理论与实践中的女性

伊斯兰教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类和平与世界大同,崇尚和平、中正构成了它的核心价值观。但是,在伊斯兰观念中争议最多的无疑是“圣战”(Jihad,吉哈德)。必须指出的是,伊斯兰教中的圣战并非只意味着战争。在《古兰经》中,“吉哈德”的原意有“斗争”“奋斗”和“作战”等多种含义,在形式上有“大吉哈德”和“小吉哈德”。前者指言论和思想层面的斗争,后者指战争和作战层面的斗争。从性质上来说,“小吉哈德”又分为防御性和进攻性两种类型。进攻性圣战(在敌人的领土上进攻他们)是集体性义务,防御性圣战是将“不信道者”从伊斯兰的土地上赶出去,这是个体义务,是所有人应尽的义务。<sup>①</sup>但是在伊斯兰极端主义那里,“圣战”却被曲解为滥用暴力,严重地扭曲了伊斯兰教的圣战精神。<sup>②</sup>

伊斯兰极端主义发端于中世纪的哈瓦利吉派(原意为“分离者”)和罕百里学派。近代以来,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思想主要有三大支流,它们分别是穆斯林兄弟会第二代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的极端思想,与沙特官方的瓦哈比教派相区别、自称“萨拉菲派”的极端思想,以及“基地”组织的极端主义思想。而“伊斯兰国”的出现则把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推向了更加极端的新阶段。<sup>③</sup>

在“圣战”问题上,中世纪的哈瓦利吉派不仅反对哈里发政权,而且以恐怖手段对待不赞同其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的穆斯林平民,强调对不赞成其教义主张的所谓伪信者进行肉体消灭,进而泛化了伊斯兰教的“圣战”观念。<sup>④</sup>在如何看待“圣战”的问题上,罕百里学派的代表人物伊本·泰米叶(Ibn Taimiyyah)强调,即使对那些已经宣布接受伊斯兰教但拒绝伊斯兰教法的名义上的穆斯林,仍可视作“圣战”的对象。“正是14世纪的伊本·泰米叶,在‘圣战’的第一个低潮期中激活了休眠中的圣战观。”<sup>⑤</sup>近现代以来,沙特民间的瓦哈比主义,尤其是自称“萨拉菲派”的伊斯

兰激进组织与极端主义的联系更为直接,鼓吹通过“圣战”手段,建立伊斯兰政权和伊斯兰国家,极力主张对“异教徒”实施“圣战”;<sup>⑥</sup>瓦哈比派认为,所有的什叶派都是不信教者(kufr),应对其实行“定叛”(Takfir,判定某穆斯林为异教徒),并逐出教门,<sup>⑦</sup>这些思想构成了“圣战萨拉菲派”极端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同时也成为“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来源之一。

穆斯林兄弟会第二代理论家库特布是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代表作《路标》直接为伊斯兰极端组织提供了思想来源和精神支持。库特布对极端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于他提出了赋予暴力“圣战”以合法性的两个重要概念。第一个概念即“定叛”,其含义是判定某穆斯林的行为和思想违背伊斯兰教,即宣布某穆斯林为异教徒。第二个概念是“贾黑利亚”,即“蒙昧时期”(Jahiliyya,指伊斯兰教产生以前的阿拉伯社会),他认为所有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现存政治秩序都是“蒙昧”的体现,都应以暴力“圣战”的方式予以推翻,理想的政治制度是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体现真主主权的伊斯兰制度。<sup>⑧</sup>

库特布的极端主义思想对“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产生了重要影响。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肆意曲解和歪曲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极力鼓吹“圣战”,并把穆斯林在内的

① 吴冰冰《圣战观念与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载于《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1期。

② 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

③ 刘中民《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66—74页。

④ 金宜久《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2—423页。

⑤ 朱威烈等《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页。

⑥ 金宜久《“瓦哈比派”辨》,载于李玉、陆庭恩《中国与周边及“9·11”后的国际形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页。

⑦ Ahmad Moussalli, “Wahhabism, Salafism and Islamism: Who Is the Enemy?”, <http://conflictsforum.org/briefings/Wahhabism-Salafism-and-Islamism>.

⑧ Sayyid Qutb, “Signposts along the Road”, in Rocanne Euben, and Muhammad Qasim Zaman (eds.), *Princeton Readings in Islamist Thought: Texts and Contexts from al-Banna to Bin Lade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29-144.

平民作为攻击的对象,使“圣战”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最重要的工具。“圣战”萨拉菲主义构成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但后者更为强硬,更强调进攻性“圣战”。“伊斯兰国”声称有义务实施进攻性“圣战”,并将其视为“哈里发国”应尽的集体性义务,叫嚣将偶像崇拜者和不信真主的国家作为“圣战”的主要对象,向非伊斯兰世界发动武力战争。<sup>①</sup>

伊斯兰的各种经典文献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定位比较保守,所以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家对女性在“圣战”中的角色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但这也为当前的极端组织鼓动女性参与“圣战”提供了理论空间。《古兰经》确立了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的性别原则,<sup>②</sup>妇女接受男性的保护,并服从男性。由于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和服从地位,有极端分子因此认为,如果丈夫要求女性参与“圣战”,女性必须服从。

伊斯兰教的一些经典文献提到过在伊斯兰教早期参加战斗的女性。例如,乌姆·乌马拉(Umm Umarah)在战斗中掩护过先知穆罕默德,她的一生至少参加了六次战斗。<sup>③</sup>虽然先知从未命令过这些女性去战斗,但这些女性的牺牲精神据说曾经得到了先知的赞扬。<sup>④</sup>

伊斯兰教的传统主流观念认为女性是母亲和养育者,而不是战士。在七世纪早期的伊斯兰战争中,女性主要担任辅助性角色,比如照顾受伤的战士、给战场上的士兵们运送给养、鼓励男性家庭成员参加战斗等。因此,当代伊斯兰主义者认为,《古兰经》的性别分工非常明确,女人的职能就是照顾家庭和养育孩子,男人的职能是供养妻子和家庭。<sup>⑤</sup>他们大多对女性在“圣战”中的角色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强调应尊敬历史上那些为捍卫伊斯兰教而战的女性,认为她们是标志性的女英雄,<sup>⑥</sup>但很少明确鼓励或呼吁女性亲自参加战斗。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虽然承认男女平等,但他同时强调男女存在心理和生理差别,为了女性利益和保护她们,安拉赋予女性的自然角色是妻子、母亲,她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也像家中一样。<sup>⑦</sup>

伊斯兰极端组织对女性在“圣战”中的角色一直存在分歧。在当代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圣战”实践中,女性的角色主要是支持者和协助者,

是男性“圣战”者的亲属。多位极端组织的领导人曾经发表过强调女性重要性的演说或声明,如“基地”组织两代领导人拉登和艾曼·扎瓦赫里(Ayman al-Zawahiri)都曾明确强调女性作为母亲和妻子对于“圣战”的重要性。<sup>⑧</sup>不过,扎瓦赫里认为,女性在“圣战”中发挥作用的场所应该是家庭而非战场,女性应该支持和促进男性家人加入“圣战”;“基地”组织没有女性,但是“圣战”者的女性家人照顾他们的家庭和儿子,她们同样为“圣战”做出了英勇的贡献。<sup>⑨</sup>“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AQAP)的早期领导人尤素夫·乌雅里(Yusuf al-Uyayri)也指出,“圣战”的成败取决于女性的支持。<sup>⑩</sup>

过去很少有“圣战”团体明确接受女性担任恐怖袭击执行者或自杀式袭击者。有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传统的“圣战”意识形态受伊斯兰保守观念的影响,并有明确的性别规范。<sup>⑪</sup>极端分子

① Cole Bunzel, “From Paper State to Caliphate: The Ideology of the Islamic State”, The Brookings Project on U. S. Relations with the Islamic World, *Analysis Paper*, No. 19, 2015, p. 10. 关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论述参见刘中民、俞海杰《“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探析》,载于《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

② 范若兰《暴力冲突中的妇女——一个性别视角的分析》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43—45页。

③ Laura Joberg and Caron E. Gentry, (eds.), *Women, Gender and Terrorism*, Athens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1, p. 35.

④ N. Lahoud, “The Neglected Sex: The Jihadis’ Exclusion of Women from Jihad”, in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6, No. 5, 2014, p. 793.

⑤ 范若兰《暴力冲突中的妇女——一个性别视角的分析》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⑥ N. Lahoud, “The Neglected Sex: The Jihadis’ Exclusion of Women from Jihad”, in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6, No. 5, 2014, pp. 786—788.

⑦ Lamia Rustum Shehadeh, *The Idea of Women in Fundamentalist Islam*, Gainesville, FL: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7, p. 20.

⑧ N. Lahoud, “The Neglected Sex: The Jihadis’ Exclusion of Women from Jihad”, in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6, No. 5, 2014, p. 789.

⑨ SITE Intel Group, “The Role of Women in Jihad”, <http://news.siteintelgroup.com/blog/index.php/about-us/21-jihad/41-feb09-sp-102064454>.

⑩ N. Lahoud, “The Neglected Sex: The Jihadis’ Exclusion of Women from Jihad”, in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6, No. 5, 2014, p. 783.

⑪ Katharina Von Knop, “The Female Jihad: Al Qaeda’s Women”, in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0, Iss. 5, 2007, p. 77.

担心,一旦使用女性担任自杀式袭击任务,女性受到伤害可能会导致“圣战”组织失去民众支持。南亚克什米尔地区一个激进的女性伊斯兰保守团体领导人阿西娅·安德拉比(Asiya Andrabi)主张严格区分“圣战”中的性别角色,强调“‘圣战’是男人的工作,女人的任务是照顾家庭……如果女性也在‘圣战’中参加战斗,谁来抚养孩子?……这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sup>①</sup>

但是随着“伊斯兰国”对女性参与“圣战”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近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伊斯兰国”的前身——“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领导人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是在“圣战”萨拉菲主义实践中倡导女性参与“圣战”的开创性人物。2005年,扎卡维明确呼吁女性积极参与“圣战”。他明确提出“女性不仅要培养子女加入‘圣战’,也应该亲自投身‘圣战’,直至死亡。这些女性是值得尊敬的。”<sup>②</sup>这番言论标志着极端组织的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并且直接导致女性制造的自杀式爆炸事件迅速升级。“伊斯兰国”继承了扎卡维的思想,其做法更加极端。

“圣战”萨拉菲主义驱使的暴力恐怖袭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统计表明,迄今为止使用女性执行自杀性恐怖袭击的“圣战”组织主要有“伊斯兰国”、车臣极端组织和“博科圣地”等极端组织。最早开始频繁使用女性担任袭击者的“圣战”组织当属车臣分离主义组织。2000年以来,车臣分离主义分子广泛使用女性(黑寡妇)担任自杀式袭击者。2008年,有学者经研究得出结论,车臣所有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中女性比例高达42%;<sup>③</sup>另有研究认为实际比例没有这么高,可能只有28%—31.31%。“博科圣地”组织女性参加自杀式恐怖袭击的比例更高,达54%左右。<sup>④</sup>

综上所述,伊斯兰极端主义理论对于女性是否可以参加“圣战”存在争议,但伴随极端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在女性参与“圣战”问题上的主张日趋激进,以及车臣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和“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不断将女性参与“圣战”付诸实践,女性参与“圣战”的宗教约束和道德限制日趋瓦解,参与“圣战”的实践也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

### 三、女性在极端组织暴力“圣战”中的角色分析

如前文所述,女性在“圣战”中的角色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随着极端主义思想的演变,女性从“圣战”中的被动角色(生儿育女、操持家务)逐渐转变为不可或缺的主动角色。德国联邦情报局形象地将女性“圣战者”划分为两种类型——“被动型角色”和“积极型角色”。“被动型”的女性“圣战者”观念比较传统保守,其角色主要局限于抚养子女成为“圣战者”,支持丈夫参加“圣战”,照顾伤员等。“积极型”的女性“圣战者”独立于男性,在“圣战”中扮演着更积极的角色。“积极型”女性“圣战者”的任务包括传播极端思想、招募极端分子、后勤支持和筹款、担任袭击任务等。<sup>⑤</sup>综合来看,女性“圣战者”的角色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圣战”者的母亲或妻子。“圣战”理论家们最常提到的女性角色就是母亲和妻子,尤其是母亲角色,她们担负着培养下一代“圣战士”的重任。拉登曾说过,女性在“圣战”中的作用同男性一样重要,因为女性养育了在巴勒斯坦、阿富汗和车臣作战的男性“圣战”者。参与“圣战”运动的女性自身也愿意强调她们作为母亲和妻子在“圣战”中的重要性。<sup>⑥</sup>活跃在东南亚多个国家的极端组织“伊斯兰祈祷团”,依靠女性成员的联姻

① Laura Joberg and Caron E Gentry, (eds.), *Women, Gender and Terrorism*, Athens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1, p. 96.

② Laura Joberg and Caron E Gentry, (eds.), *Women, Gender and Terrorism*, Athens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1, p. 96.

③ A. Speckhard and K. Akhmedova, “Black Widows and Beyond: Understanding the Motivations and Life Trajectories of Chechen Female Terrorists”, in Cindy D. Ness (ed.), *Female Terrorism and Militancy Agency, Utility, and Organ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8, p. 100.

④ Jessica Davis, *Women in Modern Terrorism*,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7, p. 109.

⑤ Daniel Heinke, “German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and Iraq: The Updated Data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CTC Sentinel*, Vol. 10, Iss. 2, 2017, p. 12.

⑥ “An Interview with the Mother of a Suicide Bomber”, in *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MEMRI*, <https://www.memri.org/reports/interview-mother-suicide-bomber>.

将不同的“圣战”团体紧密联系起来,同时鼓励她们的丈夫或儿子加入“圣战”,并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持。<sup>①</sup>

第二,“圣战”思想的传播者。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和广泛应用极大地扩展了女性的社会交往和其在“圣战”运动中的角色。她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圣战”思想的机会,成为传播“圣战”思想的积极力量。例如,“基地”组织的女性支持者多通过传播组织刊物的方式呼吁其他女性支持和参与“圣战”。摩洛哥裔的比利时女性公民马利卡·阿鲁德(Malika el - Aroud)曾经独自运营和管理一个“圣战”网络论坛,宣扬阿富汗反苏“圣战”运动和“圣战”思想,传播有关“圣战”的图像和视频。<sup>②</sup>英国女性阿克萨·马哈茂德(Aqsa Mahmood)在她的社交媒体上传了一份详细的手册,介绍女性如何偷渡到“伊斯兰国”的注意事项,以及如何防止被捕。<sup>③</sup>

第三,“圣战”的后勤协助者。女性在“圣战”组织中承担的任务包括筹集资金、收集情报、走私武器、照顾伤员等。克什米尔极端组织的女性成员曾为极端组织充当信使,在极端组织的基层单位运送武器和资金。“基地”组织和“伊斯兰祈祷团”中的女性曾担任开设银行账户洗钱、翻译文件等工作。索马里“青年党”的女性成员曾承担从欧洲和美国筹集资金的任务。<sup>④</sup>沙特女性赫拉·卡萨耶(Haila Al - Qaseer)曾被指控为“基地”组织筹集了25万美元资金。<sup>⑤</sup>另有材料表明,一群来自美国的女性购买了军火,并将其运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交付给“伊斯兰国”。<sup>⑥</sup>

第四,“圣战”分子的招募者。女性招募者更容易获得招募对象的信任,能较为容易地进行“圣战”动员。西班牙反恐部门指出,女性在西班牙的“圣战”网络中发挥着关键的招募作用。<sup>⑦</sup>例如2016年4月,56岁的比利时女性法蒂玛·阿伯坎(Fatima Aberkan)因“为‘伊斯兰国’招募人员提供便利”被判15年监禁。作为七个孩子的母亲,法蒂玛担任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招募“圣战”分子的主要负责人,曾多次携16岁和14岁的两个女儿前往叙利亚。

第五,“圣战”行动的实施者。随着“伊斯兰国”的出现,女性从事暴力活动的人数不断增加。

女性扮演“圣战”袭击执行者的角色往往可以起到出其不意的作用。由于女性通常会被视为暴力的受害者而不是暴力的实施者,因此她们往往不被视为安全威胁,比男人更容易躲过各种安全检查。事实证明,女性如果参加战斗往往会发出更有力的恐吓信息,因为她们发动暴力袭击会使人们的受威胁感陡增。此外,让女性担任战斗职务还会对男性产生影响,刺激更多的男性参加“圣战”。<sup>⑧</sup>

#### 四、女性参与极端组织暴力“圣战”的动因分析

女性极端化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从两个维度完整考察女性参与极端组织的原因,即女性投入极端组织的自身动因和极端组织接纳女性的动因。

研究表明,女性自身参与极端组织和“圣战”的动机几乎与男性相同,包括寻求身份认同、履行保卫“乌玛”的宗教责任、致力于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通过“圣战”来宣泄对社会现状的不满等。<sup>⑨</sup>

##### 第一,寻求身份认同。有研究团队通过分析

- ① Mia Bloom, *Bombshell, Women and Terror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pp. 173 - 196.
- ② Mia Bloom, *Bombshell, Women and Terror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p. 198.
- ③ Erin Marie Saltman and Melanie Smith, *Till Martyrdom Do Us Part, Gender and the ISIS Phenomeno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 and ICSR, 2015, p. 35.
- ④ Jessica Davis, *Women in Modern Terrorism*,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7, p. 60.
- ⑤ Richard Spencer, “First lady of Al Qaeda Jailed for 15 Years”,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middleeast/saudiArabia/8858301/First-Lady-of-al-Qaeda-jailed-for-15-years.html>.
- ⑥ Alexander Audrey, *Cruel Intentions, Female Jihadists in America*, <https://extremism.gwu.edu/sites/g/files/zaxdzs2191/f/downloads/Female%20Jihadists%20in%20America.pdf>.
- ⑦ Jessica Davis, *Women in Modern Terrorism*,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7, p. 33.
- ⑧ Katharina Von Knop, “The Female Jihad: Al Qaeda’s Women”,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0, Iss. 5, 2007, p. 65.
- ⑨ Sofia Patel, “The Sultanate of Women: Exploring Female Roles in Perpetrating and Preventing Violent Extremism”, [https://s3-ap-southeast-2.amazonaws.com/ad-aspi/import/SRI100\\_Sultanate-of-women\\_v2.pdf?7BtsSZBgI0DezLXkbPXgQXW.A5UiYFz](https://s3-ap-southeast-2.amazonaws.com/ad-aspi/import/SRI100_Sultanate-of-women_v2.pdf?7BtsSZBgI0DezLXkbPXgQXW.A5UiYFz).

女性“圣战”者的社交媒体痕迹,认为女性参加“圣战”的重要动机在于寻求身份认同。他们研究了“伊斯兰国”中来自西方的17个女性“圣战”者的社交媒体账户以及她们的571条贴文。数据分析表明,这些女性穆斯林因在欧美国家公开表现对伊斯兰教的虔诚而被孤立和歧视。例如,她们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在异教徒的世界,女性穆斯林被许多压迫性法律和潜规则欺负。由于衣着不同,她可能得不到工作,在公共汽车上受到异教徒的嘲笑,没有人能像‘伊斯兰国’一样保护她。”一位女性“圣战”者回忆自己在祖国的生活时说:“当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向他们微笑,但他们报之以厌恶和憎恨的眼神。他们憎恨我们宗教的精髓和它所代表的一切。”而当她们进入“伊斯兰国”的地盘后,可以自由穿戴面纱和宗教服饰,这帮助她们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sup>①</sup>

第二,履行宗教责任,尤其是保卫“乌玛”的宗教责任。“9·11”事件导致西方社会仇视伊斯兰的情绪高涨,激起了部分穆斯林的排斥。为了吸引年轻女性,“伊斯兰国”招募者经常欺骗她们,这些女性最终会被告知一个解决方案——乌托邦式的“伊斯兰国”将照顾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保卫那些遭西方轰炸的穆斯林平民,建设一个纯洁的伊斯兰国家。极端组织向这些女性宣扬的观点是,西方正在对伊斯兰发动战争,她们应该对“伊斯兰的敌人”使用暴力。<sup>②</sup>

第三,宣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许多被招募的年轻女性由于广泛阅读和密切关注世界新闻而具有初步的政治意识,她们常常因为阅读新闻而感到沮丧和孤立。她们需要答案,并转向互联网寻找。“伊斯兰国”的招募人员发现她们在网上表达不满时,会向其“伸出援手”,说出她们想要听到的内容。最终,这些女性会逐渐被极端组织的意识形态完全控制。

需要澄清的是,在很多案例中,女性自愿投身到极端主义的“圣战”活动之中,甚至扮演自杀式人体炸弹。但与此同时也确实有极端组织强迫女性参与“圣战”,并执行人体炸弹的袭击任务,如“博科圣地”强迫被俘虏的女性充当自杀式袭击炸弹。

此外,女性参与“圣战”也有特定的性别因素。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组织创造性发

明了一套高度性别化的叙事模式。在这种叙事中,女性被赋予了基于伊斯兰教美德的自由和权利,而西方的女权主义被描绘成帝国主义的女权主义,它只对白人女性有利。<sup>③</sup>

全面理解女性参加极端主义“圣战”的动因,不仅要考虑女性自身因素,也要分析极端组织接纳女性参加“圣战”的动因。极端组织吸纳女性的动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吸引媒体广泛报道,刺激社会关注。极端组织希望以女性充当人体炸弹或直接参与袭击为噱头,吸引媒体报道,进而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研究发现,媒体更愿意报道女性作为袭击者的恐怖袭击事件,因为人们倾向于认为,连女性也从事暴力活动,可见事态的严重性。对极端组织而言,媒体的广泛报道既可以提高组织的知名度,客观上起到帮助其传播极端理念的作用,也可以帮助组织在与其他极端组织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第二,使袭击更出其不意。极端组织希望女性袭击者出其不意地进入一些男性难以接近的袭击目标。女性在发动恐怖袭击时的战术优势越来越被极端组织所利用,这些优势包括:保守社会里的女性尤其是穆斯林女性通常穿宽松的衣服,能够在衣服内隐藏自杀式炸弹背心;由于人们多认为女性不太可能成为恐怖分子,检查站的安全人员经常放松对女性的怀疑,携带爆炸物的女性可以较容易地进入目标区域。

第三,刺激更多男性加入极端组织的“圣战”。一些极端组织希望通过女性参与“圣战”来刺激那些原本不愿意参加的男性。2016年9月,“伊斯兰国”的网络招募者拉希德·卡西姆(Rachid Kassim)曾遥控指挥了一个由四名女性组成的恐怖袭击小组。尽管这个小组的袭击计划全部失败,但却并不妨碍这些内容成为卡西姆鼓动更多男性参加“圣战”的宣传武器。卡西姆在

① M. Loken, A. Zelenz, “Explaining Extremism: Western Women in Daesh”, i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 Iss. 1, 2018, pp. 45–48.

② Jessica Davis, *Women in Modern Terrorism*,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7, p. 60.

③ The Carter Center, “The Women in Daesh: Deconstructing Complex Gender Dynamics in Daesh Recruitment Propaganda”, <https://www.cartercenter.org/resources/pdfs/peace/conflict-resolution/countering-isis/women-in-daesh.pdf>.

社交媒体上写道“这些女人,我们的姐妹们,已经投身到圣战中,男人们都去哪里了?男人们不要再等待了,你们的荣誉都被女人们拿走了,你们还有什么理由等待?”卡西姆的鼓动起到了作用。在这四名法国女性参与的未遂恐怖袭击发生一周内,法国警方破获了三起由三名15岁少年策划的恐怖袭击。他们都声称受到了四位女性极端分子的鼓舞。<sup>①</sup>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极端组织都像“伊斯兰国”一样鼓励女性投身“圣战”。有研究数据显示,“基地”组织、索马里青年党等极端组织,几乎很少使用女性“圣战”者发动恐怖袭击。<sup>②</sup>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文化阻力,一些极端组织的主要活动地区有比较强烈的歧视女性的文化土壤,如“基地”组织长期活跃的阿富汗;二是内部阻力,如前文所述,一些极端组织领导层出于意识形态分歧,对女性参加“圣战”有不同意见。

## 五、结论与思考:遏制女性极端化,发挥女性在去极端化工作中的作用

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极端化过程更加复杂。遏制女性极端化,同时发挥女性在去极端化工作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 遏制女性极端化的重点所在

欧盟很多国家饱受女性极端化之苦。但2016年后欧盟国家女性公民参加极端组织暴力“圣战”现象有所下降,<sup>③</sup>这一方面是因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在国际社会的共同打击下节节败退,另一方面也与欧盟国家对女性去极端化的努力密不可分。欧盟2005年通过了《欧盟打击极端化和恐怖分子招募战略》。在最初的版本中,欧盟并没有意识到性别差异问题。不过,欧盟在2017年5月提出的订正版中加入了“极端化的性别差异”问题,呼吁将性别差异纳入去极端化的工作中。拟议的措施包括“就女性在目标区域、国家、社区内的作用进行具体研究,以了解女性的作用,并促进女性组织具备更强大的去极端化能力”。文件指出,“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女性”是极端化新的目标受众,她们容易“受到极端意识形态的煽动”。<sup>④</sup>这表明,欧盟已经对女性极端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全面防范和制止女性参加极端组织。国际社会防范和制止女性

极端化的经验教训表明,遏制女性极端化的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揭穿和批判极端组织性别叙事的极端主义本质。比如“伊斯兰国”提出了一种高度性别化的叙事,在伊斯兰价值观的基础上向目标女性提供了替代西方自由和权利的概念。这种叙事一方面谴责西方女权主义是侵蚀伊斯兰价值观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承诺帮助穆斯林女性摆脱西方强加给她们的物质主义,并按照真主的意愿赋予其穆斯林身份。实践证明,寻找归属感是刺激女性极端化的重要驱动因素,极端主义的叙事也特别重视身份构建。因此,帮助女性揭穿和批判极端组织性别叙事的极端主义本质,是防止女性极端化的重要基础,同时要通过思想工作帮助女性厘清其公民身份和宗教身份的区别。

第二,切断极端组织对女性进行招募的社交媒体。由于传统的性别规范限制了穆斯林女性参与现实社会公共领域的讨论,<sup>⑤</sup>面对联通便利的虚拟世界,她们很容易被极端思想感召或被极端组织招募。社交媒体成为暴力极端组织招募女性的主要渠道。因此,在遏制和打击极端主义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和机构必须认真了解极端组织社交媒体的经营策略并做出正确反应,同时还要使互联网成为反暴力极端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并采用行之有效的策略来解决女性极端化问题。

第三,为防范女性极端化工作的专业人员提供培训。所有处理女性极端化问题的专业人员都应认识到女性极端化的复杂性,并能够胜任对极

① Robin Simcox, “The 2016 French Female Attack Cell: A Case Study”, in *CTC Sentinel*, Vol. 11, No. 6, 2018, pp. 12-13.

② Jessica Davis, *Women in Modern Terrorism*,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7, p. 113.

③ Sofia Patel, “The Sultanate of Women: Exploring Female Roles in Perpetrating and Preventing Violent Extremism”, [https://s3-ap-southeast-2.amazonaws.com/ad-aspi/import/SR100\\_Sultanate-of-women\\_v2.pdf?7BtsSZBg10DezLXkbPXgQXW.A5UiYFz](https://s3-ap-southeast-2.amazonaws.com/ad-aspi/import/SR100_Sultanate-of-women_v2.pdf?7BtsSZBg10DezLXkbPXgQXW.A5UiYFz).

④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7), *Draft Revised Guidelines for the EU Strategy for Combating Radicalisation and Recruitment to Terrorism*, <http://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10855-2017-INIT/en/pdf>.

⑤ Elizabeth Pearson and Emily Winterbotham, “Women, Gender and Daesh Radicalization”, in *The RUSI Journal*, Vol. 62, Iss. 3, 2017, p. 61.

端化女性及其家庭的咨询和帮扶工作;致力于防止女性极端化的不同国家和组织可以相互学习经验;负责对极端化女性进行专业干预的人员应经过良好训练,深入了解极端主义和极端化,熟悉极端主义的修辞,有能力反驳极端主义叙事,并以合适的方式加以解决。

## (二) 发挥女性在去极端化工作中的作用

如前文所述,女性在极端组织暴力“圣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应地,女性也可以在去极端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全面的反恐战略不仅需要军事和安全等强力手段,还需要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极端主义的土壤。包括女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广泛参与,是遏制暴力极端主义不可或缺的前提。女性的参与可以增强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工作的有效性,在防止和打击激进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去极端化方面的专家倡导女性参与到去极端化的过程中。<sup>①</sup>除了家庭生活,女性在去极端化工作中的角色可以扩展到政策制定、教育感化、社区干预和社会活动等领域。欧盟国家的女性去极端化工作更强调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两个领域去极端化工作中的主动角色。

第一,发挥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去极端化作用。母亲在家庭生活中早发现、早预警,对于开展去极端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母亲们容易发现子女陷入极端化的征兆,但她们出于顾虑往往会在与政府机构的接触中保持缄默,因此在去极端化的实践中亟待调动其积极性。荷兰的非营利组织“斯坦彭萨博”(Steunpunt Sabr)联合心理学和神学专家制定了一个防范女性极端化的方案——奥姆尼亚工程(Oumnia Works)。该工程由社区工作者、教师和警方密切合作,于2015年11月启动,旨在帮助母亲们熟悉极端化的迹象,尽早意识到子女的极端化倾向,并向母亲们提供预防极端化的培训。奥地利女性组织“无国界女性”在全球范围内发起的“拯救姐妹、反对暴力极端主义”运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女性反极端主义平台,开发了致力于去极端化的“母亲学校”(the Mothers School)模型。“母亲学校”是草根性平台,最初在塔吉克斯坦、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启动,后来推广到欧洲,其目标是使女性发挥积极作用,保护其家庭免受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它的

课程和讲习班为母亲们提供去极端化培训,帮助她们能够在早期迅速识别和回应孩子的极端化。事实证明,“母亲学校”的模式是可持续的,受训人员的反馈绝大多数是积极的。

第二,发挥女性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去极端化作用。女性可以作为社会活动人士积极投身全社会范围的去极端化运动,如协助进行反暴力极端主义叙事活动,参与旨在破坏极端主义价值观的运动;完成去极端化的女性根据切身的经验教训提出有针对性的反极端主义叙事,并充当去极端化导师,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由于性别差异,女性能够更好地在去极端化过程中发挥干预作用。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极端主义和反极端化研究所”运营的“生命之母”(Mothers for Life)是一个全球网络,其组织成员都是自己家庭中曾出现过暴力“圣战”分子的母亲们。在伊斯兰学者的建议和帮助下,它积极挑战“圣战”分子的宗教极端主义主张。参与这个网络的母亲们致力于创造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反极端主义叙事,帮助青年摆脱极端主义的影响。目前,“生命之母”去极端化网络的参与者来自比利时、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突尼斯、英国和美国这12个国家。2015年和2016年,“生命之母”先后发布两封给“伊斯兰国”的公开信,剖析和批判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信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向全世界的父母、青年和公众广泛传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警示作用。

总之,揭穿和批判极端组织性别叙事的极端主义本质、切断极端组织对女性进行招募的社交媒体、为从事女性去极端化工作的专业人员提供培训,是遏制女性极端化的重点;在去极端化工作中,女性可以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两个领域扮演去极端化的重要角色。

[作者单位]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李明波,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

[责任编辑:文山]

<sup>①</sup> European Parliament Briefing (2016), “Radicalisation and Counter - Radicalisation, a Gender Perspective,” [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6/581955/EPRS\\_BRI\(2016\)581955\\_EN.pdf](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6/581955/EPRS_BRI(2016)581955_EN.pdf).